

# 和姥姥一起画画

倪萍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和姥姥一起画画 / 倪萍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1.10  
ISBN 978-7-5507-0276-9

I. ①和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水墨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5373号

## 和姥姥一起画画

HE LAO LAO YI QI HUA HUA

出品人: 尹昌龙

出版策划: 毛世屏

责任编辑: 许全军

责任技编: 梁立新

---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
网址: [www.htph.com.cn](http://www.htph.com.cn)

订购电话: 0755 — 83460137 (批发) 0755 — 83460397 (邮购)

印刷: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3.5

字数: 20千

版次: 2011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10月第1次

印数: 10000册

定价: 68.00元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



和  
姥  
姥  
一  
起  
画  
画

倪萍  
著





# 前言

这本画册最恰当的名字应该叫“显摆”。

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满地板地胡涂乱抹一样，我就是以这样的状态急于让人们看到我的画，尽管我已经五十挂二了。

以我这般岁数和经历，这该是我最不愿显摆的时候了。红地毯走过了，奖杯也拿了，骂也挨了，“打”也受了，应该是活明白了，怎么三更半夜的又折腾出一件雷人的事呢？

开画展、出画册，许多人吃惊，些许人叫好。

其实岁数大了也有岁数大了的好处。眼花了，看不清背后那些不屑的神情；耳朵聋了，听见的只是美好；脑子也不正常了，留下的都是想要的，赶走的都是没用的。盲目地自信，莫名其妙地欢喜，心灵无度地挥霍自由，就连体态也任其发展。秤已经没有了砝码，曾经紧闭的嘴巴如今也松动了，自以为是地享受着这样的生活，过着这样的日子。这就是如今的幸福？心中的浪漫？

哈，别羡慕呀，这是拿几十年生命换来的，值吗？不值，太不值了！平静地活一辈子多好，干吗呼天抢地的？

我从没学过画，你一定不信。

一位年轻人说：“倪萍肯定是雇了个画手在家帮她画！”哈，这样的思维只在当下有，什么都可以作假的时代！问题是：为什么？这是代沟，还是我OUT了？

制一件画家的外衣披在身上？我身上的行头够多了，已经要累死了，现在只穿合适自己的、舒服的、环保的、不影响他人生活的外衣，于是我选择了“业余”这个牌子。

写作是业余。《姥姥语录》和贾平凹、肖复兴一起获母爱主题散文

大赛一等奖时，我回答记者：“单写母爱，他们还真不一定写过我。贾平凹一年叫几声妈？我叫多少回啊！如果有一天我写出了《古炉》，那才真叫牛。我有数，我是业余作者呀！”

政协开会，中国的大作家、大画家几乎都在我们组，开会十五天，我每天包里装着《姥姥语录》，给工作人员的时候都是悄悄地从桌子底下递。给大作家送书？找碎（cèi）呢？！我不送。

画也是业余。咱没学过，连拿画笔的方法都不对，谈什么结构啊？赶上宽容的年代了，心中所想、眼中所见都可以表达。“梵高奶奶”都能画丰收，我为什么不能抒发喜悦？

无知者无畏。

我的最高理想是把“倪萍”这两个字盖住，人们还能说：“这画不错！”如此，我就该表扬自己了。

我对美的追求由来已久。

曾经从陕西农民大嫂手里买回四百多张手撕的剪纸，也曾经像文艺青年一样，带上面包、背上水壶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欧洲各大博物馆、美术馆像模像样地写着笔记。国内的画展更不用说了，好的画我近似朝圣般地仰望它们，画家写的书我也是爱不释手。这算不算我学过画呢？我以为算！

我跟小倩说，我和八大山人、齐白石他们是同学，都是没学过画，从无师自通那个学校出来的。我们学校没有围墙，大自然的山水是我们的教室，我们的心灵是开放的。那天齐白石的大画拍卖了四亿多，我给小倩发短信：“我们同学的画都几个亿了，我的才拍卖了一百五十万，真给我们同学丢脸啊，哈！”

小倩笑疯了，笑我神经病，可我觉得自己很正常。心理医生说，神经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觉得自己很正常，哈。

太多人说，你既要画画，就该找大师指点一下，省得走弯路。我笑了，已经走上弯路了，回头去找正路其实也挺费工夫的，如今的工夫多值钱呀！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认识的大师太多了，问题是我连基础都没有，怎



么请大师指点啊？这不是典型的拿大斧子砍小树杈吗？姥姥说了：别为了自己钉个小板凳，就去锯人家的房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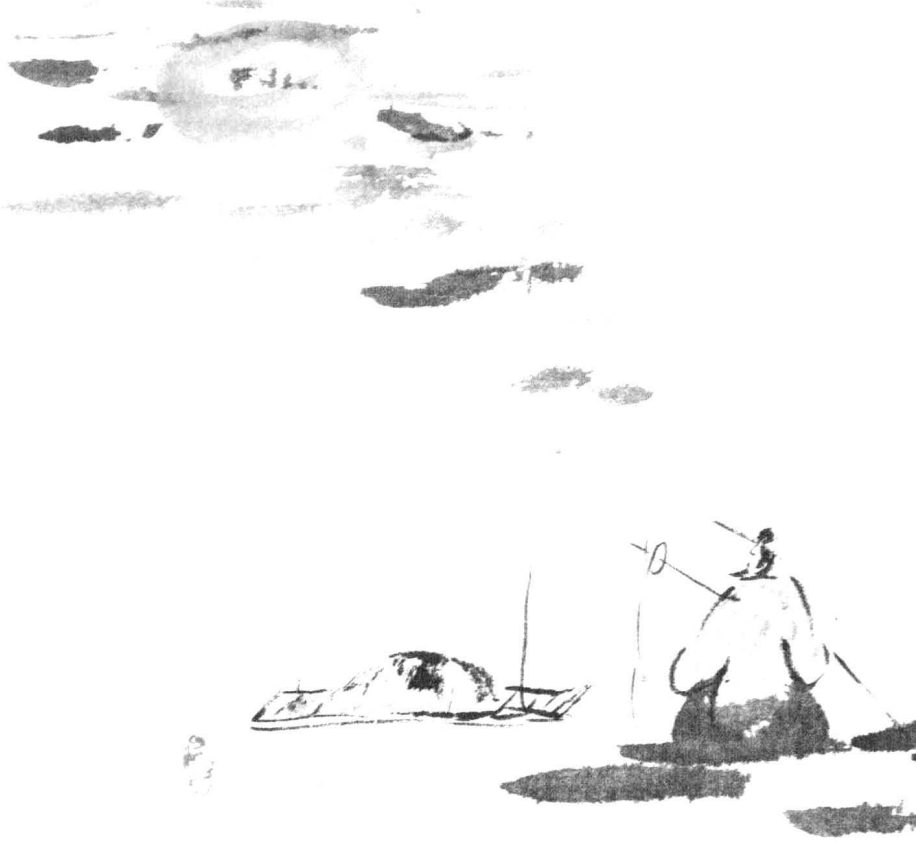
张不开这个嘴呀！

你想嘛，我住一楼，非把胳膊伸向六楼，够得着吗？我就从一楼慢慢走吧，也许走着走着掉沟里去了，也许走着走着就走上了大道……

业余，这两个字全面救了我，我的名字叫业余。

我的画是“显摆”给老百姓看的。

我盼着真有一天我为自己今日的显摆脸红，为今天的无知后悔，那我是不是又进步了？





因为没想着画画，所以买房子那会儿也没多买出一间画室，如今这些画都是挤在浴室里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画出来的，哈，“出水芙蓉”。


四处不能碰，一不小心，“大雨滂沱”。于是自我安慰，湿漉漉的我，湿漉漉的画，挺好。

因为不懂着墨，厨房里随便拿的那四个不用的绿盘子从画第一张画开始，一直用到现在。

最初是小倩笑我：“请问你如何在深色的盘子里调出准确的颜色？”我还反问她：“那应该用什么颜色的盘子？”如今石人已经第七次跟我说必须换成白盘子了，否则调不准颜色，掌握不住浓淡。

可我老记着姥姥说过的话：“花的颜色都在自己心里。”



A dark, moody photograph of a dining table. In the foreground, a silver tray holds a pair of chopsticks and a small dark object. The background is dimly lit, showing a tablecloth and a bowl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omber and reflective.

感谢姥姥一生用爱，用良善养育着我的心灵，  
没让我的眼睛饿着，让我始终能看到美。



## 喜 果

辛卯年 72cm × 67cm

秋天收苹果的时候，舅舅用梯子把我送到最高的树杈上，我从不知道害怕。最上边的苹果着光时间最长也就最甜，我一定是把最红的那一个先摘下来装进裤兜里，下了树就往姥姥嘴里塞，我觉得家里最该吃好东西的人就是姥姥。



喜  
果  
新  
伯  
作



盼

辛卯年 67cm×72.5cm

水门口的山、水门口的水、水门口的淳朴民风养育了我，我天性中最自由的部分，最美好的基因都被开发出来了。六岁的我就会锄地、栽秧苗、收割了。上河里洗衣服，从抹布到床单我都敢往河里拖，洗干净了的衣服晒在大石头上，一会儿就干透了，给姥姥刷的鞋挂在树杈上，远看像是一个人在跳芭蕾舞。





吟  
和  
伊  
年

